

傅璇琮 徐海榮 徐吉軍 主編

五代史書彙編

伍

杭州出版社

傅璇琮 徐海榮 徐古軍 主編

五代史書彙編

伍

杭州出版社

校點說明

《五代史補》五卷，宋陶岳撰。

陶岳，《宋史》無傳，《四庫提要》僅稱其字介立，潯陽人。據清末陸心源《儀顧堂題跋》卷三所考，岳字舜咨，湖南祁陽人，陶侃之後，自署潯陽系用族望太平興國進士，與寇準同年。後調密州幕，時寇準為知州，頗相得。累官太常博士，以尚書職方員外郎知端州。五為郡守，皆有清名。後余靖過端州，父老言前後太守不求硯者，惟包拯與岳二人而已。陶岳所著有《荆湘近事》十卷、《貨泉錄》一卷、《零陵總記》十五卷及《五代史補》五卷，其中《荆湘近事》存有殘本，《零陵總記》原書不傳，宋人頗有稱引，全書存世的只有《五代史補》。宋太祖時，薛居正等修《五代史》（即《舊五代史》）成，岳嫌其尚多闕略，因取諸國事蹟，編次成書，以補所未及。

《五代史補》所載，凡梁二十一事、後唐二十事、晉二十事、漢二十事、周二十三事，共一百四事。而據晁公武《讀書志》載，此書作《五代補錄》，又云共一百七事。兩者相差三事，未知為此書闕佚或公武誤記。王明清《揮塵餘話》卷二載：「母昭裔貧賤時，借《文選》於交遊間，有難色，發憤異日若貴，當板鏤之遺學者。後仕蜀為宰相，遂踐其言，刊之印行，書籍創見於此，事載陶岳《五代史補》云云。而今本無此條，殆傳寫有遺漏。」

此書雖多得自傳聞，頗近小說家言，然有關五代重要史事者，尤多，南方諸國遺事採錄較詳，敘事首尾詳贍，率得其實，為治五代史者所重視，故歐陽修《新五代史》、司馬光《資治通鑑》多採用之。但小說家好奇虛構之習，亦不能免，如《莊宗獵中牟為縣令所諫》一條，云忘其姓名，據《通鑑》則縣令乃何澤；又《楊行密詐盲》一條，云首尾僅三年，從行密詐盲至殺朱三郎，實不及三年之久；又《王氏據福建》一條，云王審知卒，弟延鈞嗣，據《薛史》、《通鑑》，延鈞乃審知之子；又《梁震裨贊》一條，云莊宗遣高季興歸，行已浹旬，莊宗易慮，遂以詔命襄州節度使劉訓伺便囚之，季興行至襄州心動，遂棄輜重，南走至鳳林關，已昏黑，於是斬關而去。是夜三更，向之急遽果至。《通鑑考異》辨，莊宗當時並無詔命遣急遽之事，岳所據乃傳聞之誤。凡此之類，雖亦不免疏失，然當薛史既出之後，能網羅散失，裨益闕遺，於史學要不為無助。

《五代史補》版本有毛氏汲古閣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紫藤書屋叢刻》本、《懺花盒叢書》本、《豫章叢書》本等，此外，清人輯錄《舊五代史》也收本書各則于相關紀傳之下（缺若干則）。今以《豫章叢書》本為底本，校以毛氏汲古閣本、《四庫全書》本、《懺花盒叢書》本，以及中華書局標點本《舊五代史》所附本書各則。

郡齋讀書志

五代補錄五卷

右皇朝陶岳撰。祥符壬子，岳以五季史書闕略，因書所聞，得一百七事。（卷六雜史類）

直齋書錄解題

五代補錄五卷

尋陽陶岳撰。每代為一卷，凡一百七條。岳，雍熙二年進士。（卷五雜史類）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五代史補五卷

宋陶岳撰。岳字介立，潯陽人。宋初薛居正等《五代史》成，岳嫌其尚多闕略，因取諸國竊據、累朝創業事蹟，編次成書，以補所未及。自序云：「時皇宋祀汾陰之後，歲在壬子。」蓋真宗之祥符五年

乙編 五代史 五代史補 郡齋讀書志 直齋書錄解題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

二四六七

也。晁公武《讀書志》載此書，作《五代補錄》。然考岳自序，實稱《五代史補》，則公武所記為誤。公武又云共一百七事，今是書所載，梁二十一事，後唐二十事，晉二十事，漢二十事，周二十三事，共一百四事，較公武所記少三事。考王明清《揮塵錄》載毋丘儉貧賤時借《文選》於交遊，間有難色，發憤異日若貴，當版鏤之，遺學者，後仕蜀為宰相，遂踐其言刊之。印行書籍，創見於此，事載陶岳《五代史補》，云云。今本無此條，殆傳寫有遺漏矣。此書雖頗近小說，然敘事首尾詳具，率得其實，故歐陽修《新五代史》、司馬光《通鑑》多採用之。其間如莊宗獵中牟為縣令所諫一條云忘其姓名，據《通鑑》則縣令乃何澤文。又楊行密詐盲一條，云首尾僅三年。考行密詐盲至殺朱三郎，實不及三年之久。又王氏據福建一條，云王審知卒，弟延鈞嗣。據《薛史》、《通鑑》，延鈞乃審知之子。又梁震裨贊一條，云莊宗令高季興歸，行已浹旬，莊宗易慮，遽以詔命襄州節度劉訓伺便囚之，季興行至襄州，心動，遂棄輜車南走，至鳳林關，已昏黑，於是斬關而去，是夜三更，向之急遽果至。《通鑑考異》辨莊宗當時並無詔命遣急遽之事，岳所據乃傳聞之誤。凡此之類，雖亦不免疏失，然當《薛史》既出之後，能網羅散失，裨益闕遺，於史學要不為無助也。（卷五一史部雜史類）

五代史補序

五代之相承也，其闢土則不廣，享祚則非永，干戈尚被於原野，聲教未浹於華夏，雖唐室名儒，或有存者，然俎豆軍旅，勢不兩立，故其史書漏落尤甚。近年以來，議者以國家誕膺寶命，廓清區宇，萬邦輻輳以入貢，九流風動而觀政，五代之書，必然改作。岳自惟淺陋，久居冗散，一札詔下，恐非秉筆之數，因思自幼及長，侍長者之座，接通人之談，至於諸國竊據，累朝創業，其閒事蹟，頗曾尋究，因書其所聞，得百餘條，均其年代，為之次序，勒成五卷，命曰《五代史補》。雖同小說，頗資大猷，聊以備於闕遺，故不拘於類例，幸將來秉筆者，覽之而已。時皇宋祀汾陰之後歲在壬子序。

五代史補目錄

卷一

梁二十一條

太祖應識	二四五
太祖文健兒面	二四五
敬翔裨贊	二四六
王彥章入軍	二四六
楊凝式佯狂	二四六
楊行密錢塘侵掠	二四七
楊行密詐盲	二四七
朱瑾得戰馬	二四七
錢鏐弭謗	二四九
王建犯徒	二四〇
王建禮待翰林學士	二四〇

卷二

後唐二十條

鍾傳重士	二四〇
羅隱東歸	二四一
鄭準作歸姓表	二四三
曹唐死	二四三
杜光庭入道	二四三
爾朱先生上昇	二四三
上藍遺鍾傳偈	二四四
僧貫休入蜀	二四四
貫休與光庭嘲戲	二四四
陳黯善對	二四五
太祖號獨眼龍	二四六

淮南寫太祖真	二四六
莊宗能訓練兵士	二四七
莊宗為縣令所諫	二四七
明宗入倉草場	二四八
秦王撥禍	二四八
高季興據荊州	二四九
王氏據福建	二四九
孟知祥兩代讖	二四九
孟知祥搬家	二四九
孟知祥平董璋	二四九
錢鏐患目	二四九
房知溫從事入冥	二四九
宋齊丘投姚洞天	二四九
黃損不調	二四九
何仲舉及第	二四九
徐寅擯棄	二四九

卷三

晉二十條

黃滔命徐寅代筆	二四九
敬新磨狎侮	二四九
僧昭說踏錢	二四九
高祖先兆	二四九
少主不召桑維翰	二四九
桑維翰責張彥澤	二四九
李濤納命	二四九
馬希範奢侈	二五〇
丁思僅謂馬希範起義兵	二五〇
馬希範殺高郁	二五〇
李昇得江南	二五〇
李瀚作錢鏐碑	二五〇
馮道修夫子廟	二五〇
歐陽彬入蜀	二五〇

卷四

漢二十條

戴偃擯棄	二五四
安重榮叛	二五五
楊光遠叛	二五六
彭夫人怒報恩長老	二五六
羅鄴王戲判	二五七
石文德獻挽歌	二五七
趙在禮拔釘錢	二五七
僧洪道	二五八
僧齊己	二五九
上藍寺石榴識	二五二
蘇逢吉際會	二五二
樞密使擅替留守	二五二
武行德察冤獄	二五二
馬希範見高郁為崇	二五三

卷五

張少敵抗議嫡庶	二五三
馬希萼囚於衡陽	二五四
高從誨母夢	二五五
慕容彥超擒盜	二五五
安審琦惡釋氏	二五六
梁震裨贊	二五六
趙惟則廉介	二五七
廖氏世胄	二五八
李皋草謝馬表	二五九
沈彬石榴	二五九
李中令好戲	二五〇
李知損輕薄	二五〇
王仁裕賊頭	二五二
馮玉為馬承翰所議	二五二
裴長官捕蝗對	二五二

周 二十三條

高祖徵異	二五三
高祖征李守貞	二五三
高祖以讖殺趙童子	二五四
高祖圍兗州夢文宣王	二五四
慕容彥超鐵胎銀	二五五
世宗問卜	二五五
世宗誅高平敗將	二五六
世宗面諭江南使	二五七
世宗詔陳搏	二五八
世宗問相於張昭遠	二五八
世宗問王朴運祚	二五九

世宗上病龍臺	二五九
符皇后志操	二五〇
郭忠恕責馮道	二五一
舉子與馮道同名	二五一
李穀修陳州夫子廟	二五二
江為臨刑賦詩	二五三
張昭遠疑太玄經	二五三
馮吉好琵琶	二五三
韓熙載帷箔不修	二五三
何承裕談諧	二五三
僧賦牡丹詩	二五四
契盈屬對	二五四

五代史補卷一

梁 二十一條

太祖應識

太祖朱全忠，黃巢之先鋒。巢入長安，以刺史王鐸圍同州，太祖遂降，鐸承制拜同州刺史。黃巢滅，淮、蔡間秦宗權復盛，朝廷以淮、蔡與汴州相接，太祖汴人，必究其能否，遂移授宣武軍節度使，以討宗權，未幾滅之。自是威福由己，朝廷不能制，遂有天下。先是，民間傳識曰《五公符》，又謂之《李淳風轉天歌》，其字有八牛之年，識者以八牛乃朱字，則太祖革命之應焉。

太祖文健兒面

太祖之用兵也，法令嚴峻。每戰，逐隊主帥或有沒而不返者，其餘皆斬之，謂之拔隊斬。自是戰無不勝，然健兒且多竄匿州郡，疲於追捕，因下令文面。健兒文面，自此始也。

敬翔裨贊

敬翔應《三傳》，數舉不第，發憤投太祖，願備行陳。太祖問曰：「足下通《春秋》久矣，今吾主盟，其為戰，欲效春秋時，可乎？」翔曰：「不可。夫禮樂猶不相沿襲，況兵者詭道，宜其變化無窮。若復如春秋時，則所謂務虛名而喪其實效，大王之事去矣。」太祖大悅，以為知兵，遽延之幕府，委以軍事，竟至作相。

王彥章入軍

王彥章之應募也，同時有數百人，而彥章營求為長。衆皆怒曰：「彥章何人，一旦自草野中出，便欲居我輩之上，是不自量之甚也！」彥章聞之，乃對主將，指數百人曰：「我天與壯氣，自度汝等不及，故求作長耳。汝等咄咄，得非勝負將分之際耶！且大凡健兒開口便言死，死則未暇，且其汝輩赤脚入棘鍼地走三五遭，汝等能乎？」衆初以為戲，既而彥章果然，衆皆失色，無敢效之者。太祖聞之，以為神人，遽擢用之。

楊凝式佯狂

楊凝式父涉，為唐宰相。太祖之篡唐祚也，涉當送傳國璽。時凝式方冠，諫曰：「大人為宰相，而

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乃更手持天子印綬以付他人，保富貴，其如千載之後云云何，其宜辭免之。」時太祖恐唐室大臣不利於己，往往陰使人來探訪羣議，搢紳之士，及禍甚衆。涉常不自保，忽聞擬式言，大駭曰：「汝滅吾族！」於是神色沮喪者數日。擬式恐事泄，即日遂佯狂，時人謂之「楊風子」也。

楊行密錢塘侵掠

楊行密嘗命宣州刺史田頔領兵圍錢塘，錢鏐危急，遣其子元瑒修好於行密。元瑒風神俊邁，行密見之甚喜，因以其女妻之，遽命頔罷兵。初，頔之圍城也，嘗遣使候錢鏐起居，鏐厚待之。將行，復與之小飲。時羅隱、皮日休在坐，意以頔之師無能為也，且欲譏之。於是日休為令，取一字四面被圍而不失其本音，因曰：「『其』字上加『艸』為其菜，下加『石』為砦子，左加『玉』為琪玉，右加『月』為期會。」羅隱取「于」字，上加「雨」為舞雩，下加「皿」為盤盂，左加「玉」為玨玉，右加「邑」為邛地。使者取「亡」字，譏錢鏐必亡，然亡上加「草」為芒，下加「心」為忘，右加「邑」為邛，左加「心」為忙，其令必不通，合坐皆嘻笑之，使大慚而去。未幾，頔果班師。先是，行密與鏐勢力相敵，其為憤怒，雖水火之不若也。行密嘗命以大索為錢貫，號曰「穿錢眼」。鏐聞之，每歲命以大斧科柳，謂之「斫楊頭」。至是，以元瑒通昏，二境漸睦，穿眼、斫頭之論始止。

楊行密詐盲

楊行密據淮南，以妻弟朱氏衆謂之朱三郎者，行密署為泗州防禦使。泗州素屯軍，朱氏驍勇，到任恃衆自負，行密雖悔，度力未能制，但姑息之，時議以謂行密事勢去矣。居無何，行密得目疾，雖痛且詐稱失明，其出入皆以人扶策，不爾則觸牆抵柱，至於流血，姬妾僕隸以為實，然往往無禮。首尾僅三年，朱氏聞之，信而少懈弛。行密度其計必中，謂妻曰：「吾不幸臨老兩目如此，男女卑幼苟不諱，則國家為他人所有。今晝夜思忖，不如召泗州三舅來，使管勾軍府事，則吾雖死無恨。」妻以為然，遽發使，述其意而召之。朱氏大喜，倍道而至。(二)及入謁，行密恐其覺，坐於中堂，以家人禮見。朱氏頗有德色，方設拜，行密奪袖中鐵槌以擊之，正中其首，然猶宛轉號呼，久而方斃。行密內外不測，即時升廳，召將吏等謂之曰：「吾所以兩目失明者，蓋為朱三。此賊今已擊殺，兩目無事矣，諸公知之否？」於是軍府大駭，其僕妾嘗所無禮者，皆自殺。初，行密之在民間也，嘗為合肥縣手力，有過，縣令將鞭之，行密懼且拜。會有客自外人見，行密每拜，則廳之前簷皆叩地，而令不之覺。客知其非常，乃遽升廳，揖令於他處，告以所見。令驚，遂恕之，且勸事郡以自奮。行密度本郡不足依，乃投高駢。駢死，秦彥、孫儒等作亂，行密連誅之，遂有淮南之地。

朱瑾得戰馬

瑾之奔淮南也，時行密方圖霸，其為禮待加於諸將數等，瑾感行密見知，欲立奇功為報，但恨無人陣馬，忽忽不樂。一日晝寢，夢老叟眉髮皓然，謂瑾曰：「君常恨無人陣馬，今馬生矣。」及厩隸報，適遇槽馬生一駒，見卧未能起。瑾驚曰：「何應之速也！」行往視之，見骨目皆非常馬，大喜曰：「事辦矣。」其後破杜洪，取鍾傳，未嘗不得力焉。初，瑾之來也，徐溫覩其英烈，深忌之，故瑾不敢預政。及行密死，子溥嗣位，溫與張鎰爭權，襲殺鎰，自是事無大小，皆決於溫。既而溫復為自安之計，乃以子知訓自代，然後引兵出居金陵，實欲控制中外。知訓尤恣橫，瑾居常嫉之。一旦，知訓欲得瑾所乘馬，瑾怒，遂擊殺知訓，提其首，請溥起兵誅溫。溥素怯懦，見之掩面而走。瑾曰：「老婢兒不足為計。」亦自殺。中外大駭且懼，溫至，遽以瑾尸暴之市中。時盛暑，肌肉累日不壞，至青蠅無敢輒泊。人有病者，或於暴尸處取土，煎而服之，無不愈。

錢鏐弭謗

錢鏐封吳越國王後，大興府署，版築斤斧之聲，晝夜不絕。士卒怨嗟，或有中夜潛用白土大書於門曰：「沒了期，侵早起，抵暮歸。」鏐一見欣然，遽命書吏亦以白土書數字於其側曰：「沒了期，春衣纔罷又冬衣。」時人以為神輔，自是怨嗟頓息矣。